

草叶文丛·小说集

崔克锦文集

崔克锦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草叶文丛·小说集

崔克锦文集

崔克锦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草叶文丛·崔克锦文集

崔克锦文集

崔克锦

草叶文丛·崔克锦文集

著 者	崔克锦	
责任编辑	晨 光	封面设计 那乾生
责任校对	刘 刚	版式设计 郭连刚

出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文教系统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 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7—206—02369—X/G·1273
定 价	17.5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文学，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生命的唯一。

生，为文学而活，故开胸膛将一颗跳动的、赤诚的心展示给读者，将带体温的肌肤割舍一块去捧献给读者。

死，献身子攀登文学高峰那崎岖坎坷的无私向上的路上。

全身心倾注于文学，同文学生死与共。

崔克锦

目 录

冬青儿	1
跟踪追影	73
老沈头和他的大烟袋	122
燃烧的黄土	135
赵家老二	151
四妹	156
棒汉	164
老叔	180
霞光灿灿	187
五哥五嫂	200
后记	223

冬青儿

冬青，寄生性灌木，也叫北寄生。喜寄生在榆、柳、梨、桑、山楂等无毒的老树上。全株光滑，二又或三又分枝，叶对生，无柄，倒披针形，质厚实。浆果，球形。熟时呈黄绿色或红色。全株可入药，常与紫苏配用，主治腰背酸痛，胎动不安、高血压，也治感冒、咳嗽，熬膏可治冻疮。且有强筋壮骨、祛风湿、养血安胎之功能。

一只喜鹊或鸟或松鸦，将松树籽儿、刺槐籽儿或其它什么植物籽儿叼到了这树上，而没有食掉，于是，这籽儿就存留在老树皮中，经过雨水的浸泡或者经过了连雨天，这种子就膨大生根发芽了，它的根须很快就于树体中的水分接触，因而便于树体合一了，于是就生长出这种异常的新植物——冬青子。黄脸嫂望着柯祥哥门前的老垂柳这么说。

黑面嫂看了看老垂柳上的冬青子说：不是鸟儿叼落掉的植物种子，而是鸟儿食掉却没有消化掉，而随鸟屎排除在树体上或粘在树裂皱中的一堆野草籽，因受到了树体湿润的哺育，就寄生在这树上，由于它离开了土壤，吮吮的是树木的乳汁，所以它再长不成原来的植物，而异变成冬青子了。

柯祥听了二人的理论，暗笑着，凑过去说：“是一种菌，就象蘑菇了、木耳了、灵芝了什么的。”

黄脸嫂、黑面嫂同声反驳，并让柯祥哥拿出证据来。柯祥哥拿

不出证据，但又不服输，就望山望水望着那冬青子发愣。

喜鹊沟，是在群山环抱中生出九条沟，远山近岫，山路崎岖，站在这喜鹊沟，向远处望去，峰峦高耸，直插云霄，蔚为壮观。

喜鹊沟旁有一条太子河支流，这条支流弯弯曲曲环山有 30 多道弯，河水潺潺，一年四季川流不息，一泻千里……

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这金黄色的光辉照射在大柳树上，大柳树上的两团冬青子就现出勃勃生机。它，远处看，象两个大喜鹊窝，圆圆的。近看，这冬青子那翠绿的枝叶发出绿绿的光泽。柯祥站在门前歪着头看了好一阵子，他心想，这冬青子四季翠绿。听人说，谁家门前或房后的树上有冬青子，那谁家就有福气。冬青子不是每家都有的，我柯祥总算是盼来了在自己家门前的大柳树上长出两团冬青子，如今四年了，我已 26 岁了，我咋就没有福气呢？我咋还是一条光棍汉呢？

大柳树旁那条支流的河水粼粼，由东向西流去。柯祥想：难道是因为我只有一只眼？唉！从前我柯祥长相也很俊美，只是在部队为救战友崩瞎了一只眼。回来后，姑娘们便看不起我。他又叹了口气，继续朝那冬青子望去……

冬青子密密匝匝围着老树干的四周，水灵灵向上生长着，看上去很象南方的竹子，只是它的叶质厚实且短宽，枝叉处黄豆粒形状的浆果黄黄红红，煞是招人喜爱。这球状的黄黄红红又夹杂在青青翠翠深浅不一的针叶之中，一身的光滑洁碧，更是风情万种，无怪人见人爱，羡慕不已，猜测种种了。

黄脸嫂见柯祥哥拿不出证据，指着老树干说：“你看，那血管状在树体内延伸生长的就是异变的植物根须，瞧，把树皮拱的七裂八瓣的，它自己却青筋暴瘤的聚了一个大包，一团团的往出冒冬青子的崽儿。”

这时夕阳西下，春日的西照日，光照如火，西天边一片彤红。冬青子这四季长青的尤物儿在夕阳中艳嫩得似要滴出水来，艳嫩中

红红黄黄的浆果四周有光环转动着。一群妇女和孩子们欢呼着朝树下奔来，人人都喜爱美丽的东西，人类发现了这种异变的植物就赐于它一个好听的名字——冬青。

满身灰尘蓬头垢面的冬青儿背着小子拉着丫头挎着包裹艰难地乞讨到喜鹊沟吴大娘门口时，已是傍晚时分。东院门口老垂柳下人们争论冬青子究竟是树籽、草籽还是植物菌异变而成，正激烈的进行着。

冬青儿见吴大娘纳着鞋底，抽着麻线，就放下包裹解下后背的孩子，上前乞讨。西天边一抹淡淡的红霞辉映在冬青儿流汗的脸上，吴大娘透过冬青流汗的尘垢的表相，一眼就看出了乞讨女天姿国色的本来面目。于是，吴大娘放下鞋底子回屋急匆匆端出半盆白米饭半碗咸菜疙瘩送到冬青儿面前，也就在这时，垂柳下众人结束了争论，人们便忽拉拉地围了过来，看新鲜似的看着一丫一小狼吞虎咽地啃咸菜疙瘩吃白米饭儿的情景。

喜鹊沟地处偏僻，深山沟中的娘们孩子们没什么教养，村中有丁点小事儿，来了个陌生人，他们都要凑上前瞧个仔细，问个明白，才心里塌实，这已形成风气习惯。

冬青儿站在孩子身后，一脸严肃，挺起圆鼓鼓的胸，崩紧圆滚滚的臀不卑不亢听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嘻嘻哈哈地笑。

“大姑娘讨饭吃，死心眼子。”

“胯夹扁扁货，到哪儿也不挨饿——讨饭吃，新鲜。”

“兴许一千个心眼儿丢了七百五十个，剩……哈哈！”

娘们们村皮拉草的脏话、笑话不轻不重不负责任的抛来荡去，冬青儿听而不闻，娘们们的撒咧的表情，冬青儿视而不见，她现在想的是：今夜可在哪里栖身？

西天边最后一抹红霞消失了，南天边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天暗淡下来，围观的孩子们、娘们们相互散去，冬青儿打扫净了盆中

最后一口白米饭，将盆碗双手捧给吴大娘，又深施一礼：“谢大娘了。”然后抬起头情不自禁地望着吴大娘。

吴大娘手捧盆儿，问：“你们这是投亲？”

冬青儿眼泪汪汪：“家里摊事了，孩子爹死了，我们无家可归，走投无路，一路乞讨，听说你们喜鹊沟富裕，有果园，春季活多，我想在这儿打工，拉扯两个孩子……”

吴大娘怔住了。

冬青儿连忙跪下：“大娘心肠好，救人救到底吧，留我们住一宿，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冬青儿说着泪珠儿一串串流下来。

吴大娘忙去搀扶：“快别这样，快起来，人有难处，拉帮一把……不嫌俺房檐矮，就到屋吧！”

冬青儿揩了下眼泪，拾起包裹，领着孩儿走进院去。

清晨的喜鹊沟，公鸡地鸣啼声彼伏此起，声声嘹亮。袅袅的炊烟徐徐升起，温柔的微南风吹来，将上升的炊烟又平扯向北，在北山下形成了一片淡薄的云雾。北山坡上，树吐青翠，枝含苞蕾，一派勃勃生机。

梳洗过的冬青儿站在吴大娘的院中，一身亮丽，披肩黑发随风微摆，浅粉色的绒衣紧着那高隆起的前胸，显得很丰满。那瘦瘦的牛仔裤紧箍着肥肥的臀部。合体的衣着充分显示出她那纤细的腰，修长的腿，健美的身材，就凭她长得这么匀称秀气，就显出她那引人注意的魅力了。

她凝视着南山，弯眉下那双丹凤眼能把所有的缺点都遮饰过去，她的眼能替她的口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意与情感。她的眼也能替她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花来。此时她双唇紧闭，唇边一对深深的小酒涡，细嫩的瓜籽脸上弥漫出一股满腹疑虑的情绪。

她望了望南山，忽然朝一把杏条扎成的扫帚奔去，操起扫帚，刷刷地扫起院子来。屋内传出吴大娘的声音：“甬扫了，一会儿鸡鸭

松开，又是满院的鸡粪鸭屎的，进屋歇会儿吧，孩子醒了！”冬青儿似乎没有听见，扫完了院子又扫起大街来。

当她放下扫帚时，能起早又手脚勤快、好串闲门的山乡大嫂子们相继而来，人还没进院，那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便先进院了。

“唉呀！唉呀呀！简直是换了个人呀！这哪是昨晚的讨饭花子，这不是金枝玉叶电影演员吗？”

“呦！呦！从哪儿冒出个天仙女来？”

“呀！呀！真是的，这不是狐狸精吗？”

“啧啧！啧啧！比画上画的还妖气……”

大嫂们进院后围着冬青儿上下瞧，一个个一脸羡慕一脸喜爱，又一脸的嫉妒。冬青儿见此情景赶忙进入屋中。

无拘无束的女人们便没礼没貌的跟进屋中。屋中柜顶上，佛像前香烟燎绕。俩孩子已起炕穿好了衣服，拘谨而规矩地依偎在炕角，眨动着眼睛望着这一群轻狂的女人。

吴大娘解着围裙进入里屋：“看俺干女儿漂亮不？大家伙要帮我这个老婆子一个忙，谁家用人干活，帮我给录任录任，中午供一顿饭，工钱一天十五块，要现打现撂的不赊不欠……”

女人们一阵嘻笑：“怎么，一夜间就冒出个干女儿来，是不是太快了吧？”

“给你干女儿找活干，这嫩皮细肉的谁敢用呀？”

“敢用，谁家这时候有活呀？不刨山不种地的，我们还闲着呢。”

“到大酒店当服务小姐去吧，就凭她那模样儿保证上茬，挣钱快！”

“那酒店的门框还不得挤坏……”

吴大娘听后心神有些不定，脸儿一板：“真是我干女儿，谁再胡说八道，我撕她的嘴！到俺这一亩三分地了，到大娘家了，干女儿在难处，大家伙帮着想个办法，不然干女儿抬脚一走，大娘我心中该惦念一辈子，死了心都不会安宁的。”

女人们听后果便严肃起来。

黄脸嫂说：“打什么工呀？凭咱干妹这嫩脸蛋，这纤细的身段，找上一家过太平日子算了，白天可看家望门，晚上叠床焐被，孩子也不遭罪受屈的，可咱不知干妹是死头的还是活头的，咋个打算呢？”

吴大娘朝女人们一扬手说：“干女儿奔我来了，我作主了，她是死头的，你们就帮着想想吧！”

喜鹊沟五六十户人家，三百多口人，谁家几双筷子几个碗儿这些女人都了如指掌，于是众女人掐头儿算开了，张三没到婚龄，李四订婚了，王大正和花子恋得火热，白胖钱大气粗不会娶带孩子的……算来算去，村中只有两个人可提上一提：一个是村会计的儿子，大学漏子王飞，二十五岁。另一个是退伍兵单眼炮柯祥。除这二人外就得去外村找了。

黑面嫂盯着冬青问：“你真同意在咱这山夹缝子大山沟里找个家，可别耍我们，白白地溜达我们可不行。”

冬青红唇一启，玉牙一咬：“认了，不想再乞讨了！两个孩子拖累，只要人家不嫌俺，就是岁数大的老头子娶俺，咱也心甘情愿。但有一条必须讲明，俺是二婚，有两个孩子，要带孩子到家，必须善待，不许嫌弃，必须供孩子读完小学六年，就这么一条，谁要俺娘仨，我就嫁谁。”冬青说完高昂起头，眉紧锁，甩了下那乌黑的披肩发。

众女人心想：冬青儿一定是受到过什么沉重打击，现在是豁出去了。

黄脸嫂说：“干妹真是快人快语，爽快，敞亮，那我们可要当事儿来办了。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冬青稳稳当当地说：“叫冬青，二十六岁。”

黑面嫂一脸疑虑地摇着头说：“二十六？那哪象呀！多说二十一、二吧。”

冬青不加思索地说：“孩子都五岁了，我总不能十五六岁生孩子吧！”

黄脸嫂挖空心思地说：“嫂子给你找个黄郎吧！总不能找个灰狼在被窝中光扒拉不硬，软了巴叽的，那不苦了你这水灵灵一掐直冒浆的嫩脸蛋了？”

冬青听后脸唰地红到了脖子根。

山沟里的娘们腿勤嘴快，说办就办。吴大娘才收拾好碗筷，黄脸嫂已将人带到了。

来人叫王飞，其人心高，一心想上大学，高中读完没考上大学，又补习了二年，自习了三年再去应考，离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而成了大学漏子。回村务农后，对象看了好几打，挑来挑去，挑到二十五岁了，还没有一个中意的。

冬青儿见王飞高挑的个头，浓眉大眼，仪表堂堂，风流倜傥，眉宇间一股骄傲的狂气，心想，小伙子倒挺帅气，只怕他嫌弃孩子，嫁过去后，日久天长，会因孩子弄得家庭不和美……

王飞被冬青的容貌惊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他看了许多对象，还没有一个这么漂亮的，从气质上看，她绝非寻常人家的女儿，她也绝不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绝对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姑娘。那么，那两个五岁的孩子是咋回事呢？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背景，有复杂的因素存在。婚姻大事，草率不得。于是，王飞要求与冬青儿单独谈谈。

冬青儿嫣然一笑：“行啊！到外面去谈吧！”

吴大娘、黄脸嫂见王飞和冬青儿并肩走出了院子，也随众女人跟到了门口便停了下来。

吴大娘见王飞和冬青儿大大方方的边走边谈着，看样子是冬青儿问王飞的家庭情况，王飞在回答着。他俩向村前的小河边走去。

黄脸嫂对吴大娘说：“看他俩挺投缘，也很般配，两个人都笑呵

呵的，有门。”

冬青儿与王飞并肩走到了河边。阳光下的小河水清清亮亮，微微泛出波纹，漫过大小光滑的河石向下潺潺流淌着，时而有成群的小鱼儿蹿出水面，吐一个水泡，又沿河向下游去，河面上就有圆圆的环纹向四处扩展开去。

冬青儿与王飞停在一棵河柳旁，柳枝已绽出翠嫩的芽儿，泛出盎然生机，鸟儿在柳枝上欢快的鸣叫着。

王飞望着冬青儿问：“你了解了我的—切情况，我该了解一下你了，我还不知道你的芳名呢？”

冬青儿手拽垂柳枝条，身依枝干：“冬青儿！”

王飞眼睛一亮：“冬青儿，多好听的名字呀！你出生在哪儿呢？”

冬青目光和蔼地说：“山东省和河北省的交接处，也是一个山沟。”

王飞眼闪着秋波说：“你的口音很象河北的……”

冬青头脑机灵地说：“在河北省读过书。”

王飞望着落落大方吐语不俗的冬青儿，已万分喜欢，她那俊俏的容貌，苗条的身段，大方的举止，如流的对答，正是他多年来挑选的偶像，梦中的妻子。于是，他便心急地问：“你读了……”

冬青儿心直口快地说：“高中毕业。”

王飞忧虑地问：“那孩子你是给谁带的呢？”

冬青儿弯下腰，捡一块石子向河面抛去，水面溅起一串银亮亮的浪花。冬青说：“是我自己的，我亲生的。我在中学时和我的同学早恋，也就早婚早生了。就是这对双胞胎！前几天出了车祸，他死了！债主逼债逼得很紧，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带着孩儿来闯关东。”

王飞笑道：“你这个人很会开玩笑，咋撒起谎来，脸儿都不红呢？”

冬青儿愣了片刻，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红霞，但立即恢复

了正常：“真的！真事儿，干嘛要撒谎骗你呢？”

王飞以商量的口气说：“就算你亲生的也好，或给你姐姐哥哥带的也好，送给人一个，留在身边一个，好吗？我有个好亲戚，他们结婚多年，还没有一个孩子，他们很希望能抱养一个，他们绝不会亏待孩子，他们经济充裕，你想孩子了，可以常去看看，不远的，就在那个堡子。”王飞手指远处的一个村庄说。

冬青儿直截了当地说：“我和介绍人已经讲明，想娶我，就得带两个孩子，嫌弃两个孩子的，不要同我来谈对象，这是我雷打不动的原则，难道那位嫂子没有和你讲明？”

王飞一阵抓耳挠腮想说什么，冬青儿一摆手制止了他，说：“我的孩子，绝不能送给人，离开我一天也不行，他们必须生活在我的身边，必须由我亲自抚养照料，直到他们读完小学六年，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其它的事都可以商量，唯独孩子的事不能商量，这是我搞对象的唯一条件。”

王飞皱了皱眉头：“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个人，我配不上你？”

冬青儿乐悠悠地说：“当我看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英俊倜傥，言语举止文雅，我是无可挑剔的。平心而论，我能嫁给你，也算是千里有缘。不喜欢你，我会同你来到这儿谈吗？”

王飞爽快地说：“既然，我们一见钟情，为什么你不让一步，对孩子的事从长计议计议呢？”

冬青儿心平气和地说：“我再不能重复了，不要再在孩子上面作文章了，我已声明，娶我，就带两个孩子。烦孩子，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王飞也平心静心地说：“好吧，就谈到这儿吧！婚姻终生大事，给我一天时间，允我再仔细考虑考虑，你也考虑考虑。”王飞打了个唉声，转身同冬青儿闷闷不乐的往回走。

王飞情急疑虑地说：“我猜想，孩子和你有渊源的关系，孩子的家庭遭遇很凄苦，也很复杂。你们有难言的痛苦，也有很深的社会

背景……”

冬青儿直言不讳地说：“可不能乱猜……你有这种不情愿的思想，往后生活在一起，日久天长，也会使我们生活的不痛快，你现在认可的事，甘心情愿的事，往后有个磕磕碰碰的，也不会……这事儿一点都不可迁就与勉强，你仔细去考虑吧！”

二人说话间，王飞的妈来了，她偷看了冬青的容貌后一喜一忧，疑心顿起：这么娇美的女孩，什么样的对象搞不到，偏到山沟里来，莫不是过一阵子，将钱划拉够了，找茬儿抬脚就走人的那种人？看年纪，冬青儿不到二十岁，咋会有五岁的两个孩子，难道……王飞妈满腹疑心，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事儿不保靠。于是，急忙叫王飞，说明日听信儿吧。王飞被妈拉着回头看着冬青儿，有些依依不舍地走了。

王飞前脚走，柯祥后脚就来了。

柯祥结结实实的磨架子个头，穿一身旧军装，雄雄武武，浑身上下透出股使不完的力量。美中不足的是：左目眼珠发暗，但冷眼看却不易看出什么。

吴大娘介绍说：柯祥孤身一人，在虎林边防当了五年的侦察兵，有一身的好武功，什么擒拿反擒拿、捕俘拳、登山囚渡、侦察反侦察全能且精。在一次军事训练中，手榴弹意外爆炸，他为救战友，炸伤左眼，立下了二等功，闹了个残废证。他退伍时，村中果园土地都被人承包了，且一包就是十五年不变，现在他是树无一棵，地无一垅，房子到有两间，乡政府照顾他，让他到乡办石灰厂临时看守火药库，每月工资四百元，他享受国家的残废金，民政部门每年也给点钱，今年二十六岁了，看了两个对象，都嫌他单眼泡。他就住在东院，门口垂柳上有冬青子的那院。

吴大娘让他们单独谈谈，便起身欲走。柯祥便高声粗嗓地开了口：“大娘坐着不碍事就听听吧！搞对象光明正大，没什么背着人的话，我不挑别人，只要她是女人，不嫌我单眼泡我就乐意她，我也不

管她是姑娘还是二婚，我也不问她从前干过什么，有过什么经历，只要她能给我看家望门，洗衣做饭，我到家不冷冷清清，不撅屁股烧火，弯腰淘米，能吃上热呼呼的饭，我这一辈子就知足了。我也不嫌孩子，有孩子过日子还有点趣，没孩子闹哄着，两口子还真有点冷清……”

冬青抿嘴乐了。这一乐那对小酒涡还真撩人，冬青说：“你这个人真敞亮，你考虑没考虑到我有两个孩子，孩子要穿衣吃饭，上学要花钱，吃五谷杂粮还会有个头痛脑热的，这都是负担……”

柯祥爽朗地笑了：“有媳妇就有孩子，想要媳妇又烦孩子，想搂老婆又怕花钱供孩子念书，那媳妇就别娶了，别说两个孩子，就是三个五个，我要是打心眼里喜欢上孩子他妈了，我也认可，我一个一只眼的穷光棍，想娶没孩没崽的黄花大姑娘，谁肯嫁俺啊？看一眼我这长相还不起鸡皮疙瘩啊？”

冬青儿听后又笑了：“日久天长，孩子花费大，你不会后悔呀？”

柯祥坚定地说：“我这傻大兵出身，说话算话，我决定的事，办完拉倒，从不知什么叫后悔。只要你不嫌弃俺，俺挣来干的四口人吃干的，俺挣来稀粥四口人就喝粥，有讨饭那天，四口人一起去讨。”

冬青儿面对着柯祥微笑道：“你这个人挺实在没拐古心眼，直爽痛快！”

柯祥听后就微笑着说：“军人么，实话实说，拐弯抹角部队领导不教那一套。我这个人性子还急，这不，我也没纸包纸裹，就这付德性，个头不高，没啥长相，眼睛又有毛病，家庭条件吴大娘也介绍了，你乐意呢，就这回事，不乐意呢就拉倒。我看上你一眼呢，我也知足了，我一会儿还得上班去，你也给我个痛快话。”

吴大娘见柯祥站起身便说：“别急，终身大事，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呀！”

柯祥急着说：“还考虑个啥呀！论模样呢，我配不上人家，人家

水灵灵一朵鲜花似的，我砑拉八砑的，只有一只眼，该说的我都说了，话也说到家了。”柯祥往外走。

冬青儿送至门口说：“晚上下班后你就听准信吧，你就等一天吧！”

柯祥没敢伸手去握冬青的手，便笑着说：“二十六年我都等了，不差这一天，就是等到个‘不愿意’我也高兴，有希望我就更高兴了。”柯祥说完又深情地望了冬青儿一眼。他边走边回过头来朝冬青看着。冬青朝他摆了摆手。

中午，王飞捎过话来，这话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要重谈一次，进一步了解冬青的身世，以免感情上受骗，经济上受损。二是商量将孩子送给别人抚养，这样婚事可成。

冬青听后告诉吴大娘，王飞那头不谈了。她同意与柯祥结婚，并求吴大娘告诉柯祥，尽快办理婚前准备，越早越好，她想早日有个落脚之地。

喜鹊沟沸腾了，垂柳下聚集了沟中多半数的老人和女人，热门话题是：冬青儿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了婚事，为什么急三火四的要结婚。冬青儿究竟是姑娘身，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冬青的年龄究竟有多大，那孩子是她亲生的，还是领养的，还是为了挣钱为别人抚养的。她为什么不嫌弃这么丑的男人，她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她究竟是哪儿的人？她为什么拿这两个孩作为条件……众说不一，议论纷纷，争论激烈，猜测种种，构想的千奇百怪，不可思意……

垂柳下一连热闹了几天。这几天中冬青儿与柯祥悄悄布置了新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定了近期举行婚礼的日子。

草率而神速的结婚日期令人们惊疑而震动。

这日，柯祥外出归来，到家门口就被等在那里的一群嫂子们围住了。

“柯祥，不知根不知底的，不处一处，品一品她的心情人格，就